

村头有一棵古老的榆树。从我记事起,榆树就矗立在那儿,那么高大,那么令人敬畏。

听父亲讲,榆树是老祖宗从异地搬迁来此地时种下的,已历经数百年了。

榆树干直而粗壮,年少时,我们几个少年手拉手,完全张开手臂,都无法环抱。约十米高处,便有粗大的枝,向四周伸展开来,整个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。树叶并不十分密集,阳光可以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照射下来。树下的沙地上,光影斑驳,倘若有一阵风刮过,阳光便活跃起来,闪闪烁烁,变化多端,这是一曲光的舞蹈。

榆树根并不都裸露在外。但从树底微露部分可以看出,根十分粗大,深深地扎进了泥土里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榆树历经百年风雨,似乎都没有一点受伤的迹象。

“老榆树,大枝丫,老榆树下是我家……”童年的我们,总爱聚在榆树下开阔的沙地上,唱着童谣,开心地玩着各种游戏:丢手绢、翻纸牌、躲猫猫、老鹰捉小鸡等等。直到父母焦急地呼喊,才恋恋不舍地赶回家去。那时,我们心里成天想着的就是大榆树。只要一有空,我们就会往那里跑。

上学后,老榆树下就成了我们背课文的好地方。我们聚在那里,叽哩哇啦地背着,互相比赛,也仿佛是在向老榆树汇报我们的学习情况。

成年后,父亲曾对我说,老榆树是不能爬上去的。我问为什么,父亲说,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“民国时期,兵荒马乱,有一个夜晚,抓壮丁的差役来了,村里的一位身手矫健的年轻人,借助绳索爬上了大树,成功躲过一劫。”说到此处,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末了,父亲说,这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上过大树的村里人。

大树不仅能遮风挡雨,还是夏季乘凉的好地方。酷暑难耐的夏夜,我们便在大树下的沙地上铺上稻草,和衣躺在上面,一边聊天一边欣赏着夜空的星星。听着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,借助树冠的庇护,我们通常能美美地睡上一晚。

后来,村里人开始把收割后的稻草、麦秸之类的东西堆积在大树下的沙地上。起初,还可以躲猫猫,随着堆积的秸秆增多,大树下便再也不是小孩游玩的好地方了。

一次,树下的一个草堆被不谙世事的小孩点燃了。大火把草堆上面的树枝烧死了一片,从此,每次经过树下,看着大树身上的那块大大的伤疤,心里便不舒服,隐隐地痛。

离开家乡很多年了,老榆树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。前不久,年事已高的母亲病重了,我送她回了趟老家。到了村里,发现老家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了。老家变了,变得时尚了,令人惊喜了。只是村头的那棵老榆树却不见了踪影,这成了我心头一个难以诉说的痛。

后来才知道,通往村里的乡村公路要经过大榆树,村里人便把大榆树给砍掉了。

没有了大榆树的故乡,好像没有了灵魂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的思念也便无处安放了。

## 小小说看台

菊  
花

杨永忠

## 暮色似火照亮心中的『夜』

李韵悦

一天,山洪暴发,放学后梅子老师就把菊花留在了学校,晚上搂着菊花睡。“菊花,你长大了的理想是什么?”梅子老师问。“我长大了想当医生。”菊花说。“为什么啊?”梅子老师问。“当了医生好给老师治病,听别人说您得的是治不好的病。”菊花的声音有点哽咽,“老师你真好,比我的妈妈还好,我不想你死。”梅子老师心头一惊,她抚摸着菊花的头说,“菊花是个乖女儿,老师一时还死不了。你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才能当一名好医生给老师治病,等你考上重点中学,老师也就好回城陪你。”菊花听了老师一番话偷偷地抹眼泪。那一夜,菊花失眠了。

过了几天,菊花跛着腿来上学,她特意送给梅子老师一小塑料袋野菊花。“老师,我专门给你采摘的菊花,听爷爷说野菊花能清热解毒,你喝了病就好了。”“好啊,谢谢你!你的腿咋了?”梅子老师边问边撩起菊花的裤管,发现她的腿多处受伤,又红又肿。“你是不是为我摘菊花摔

的?”菊花低着头不作声。原来放学回家的那天,菊花看到山沟一陡坡处有一大丛野菊花含苞待放。她高兴地跑过去摘,不慎脚下一滑摔下了山沟。她爬起来忍痛坚持摘了一书包野菊花回家。

梅子老师从卧室里拿出酒精和碘伏心痛地替菊花消毒。酒精碰上伤口像针扎一般痛,菊花咧着小嘴却一脸的幸福。

梅子老师天天最喜欢喝菊花送给她的野菊花茶,苦苦的味道带着清香,爽口爽心。

一晃时间过去一年,今年深秋的大山里,金灿灿的野菊花一丛一簇簇,漫山遍野,绽放得格外鲜艳。一到星期天,菊花像去年一样背着空书包上山挑选最好的花骨朵回家清蒸,晾晒,制成菊花茶存放,好让梅子老师一年四季能喝上菊花茶。

这天,菊花一早去上学,她今天格外开心。她带上了为老师精心准备好的菊花茶,鸟儿似的一路歌声婉转,蹦蹦跳跳去学校。到校后,她守在

腊八,古称“腊日”。自先秦起,腊八就是祭祀祖先神灵、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。

腊八素有喝“腊八粥”的习俗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载:“此月八日,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,俱设五味粥,名曰腊八粥。”

腊八喝粥,源于佛教,后扩展到朝廷和民间,并逐渐成为一种习俗,“腊八家家煮粥多,大臣特派到雍和。圣慈亦是当今佛,进奉熬成第二锅。”

屋外雪花纷飞,灶膛火苗轻舔锅底,母亲在雾气缭绕的灶台上忙碌着,锅里咕噜冒出的热气散发着袅袅粥香。一家人,一盆炭火;一碗粥,几碟咸菜。母亲的腊八粥,温暖了童年的记忆。

“大人望种田,小孩望过年。”儿时的乡村,日子清苦,只有过年,家里准备了年货,才能喂饱我们肚子里的馋虫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,喝几天,沥沥拉拉二十三。”盼望腊八,除了惦记着香甜的腊八粥,还因为过了腊八,年就近了。

蒸糯米,烫豆折,炒米花,粘糖果,开年猪,灌香肠,腌腊鱼,磨豆腐……乡村腊月,

空气中飘荡着各种年货诱人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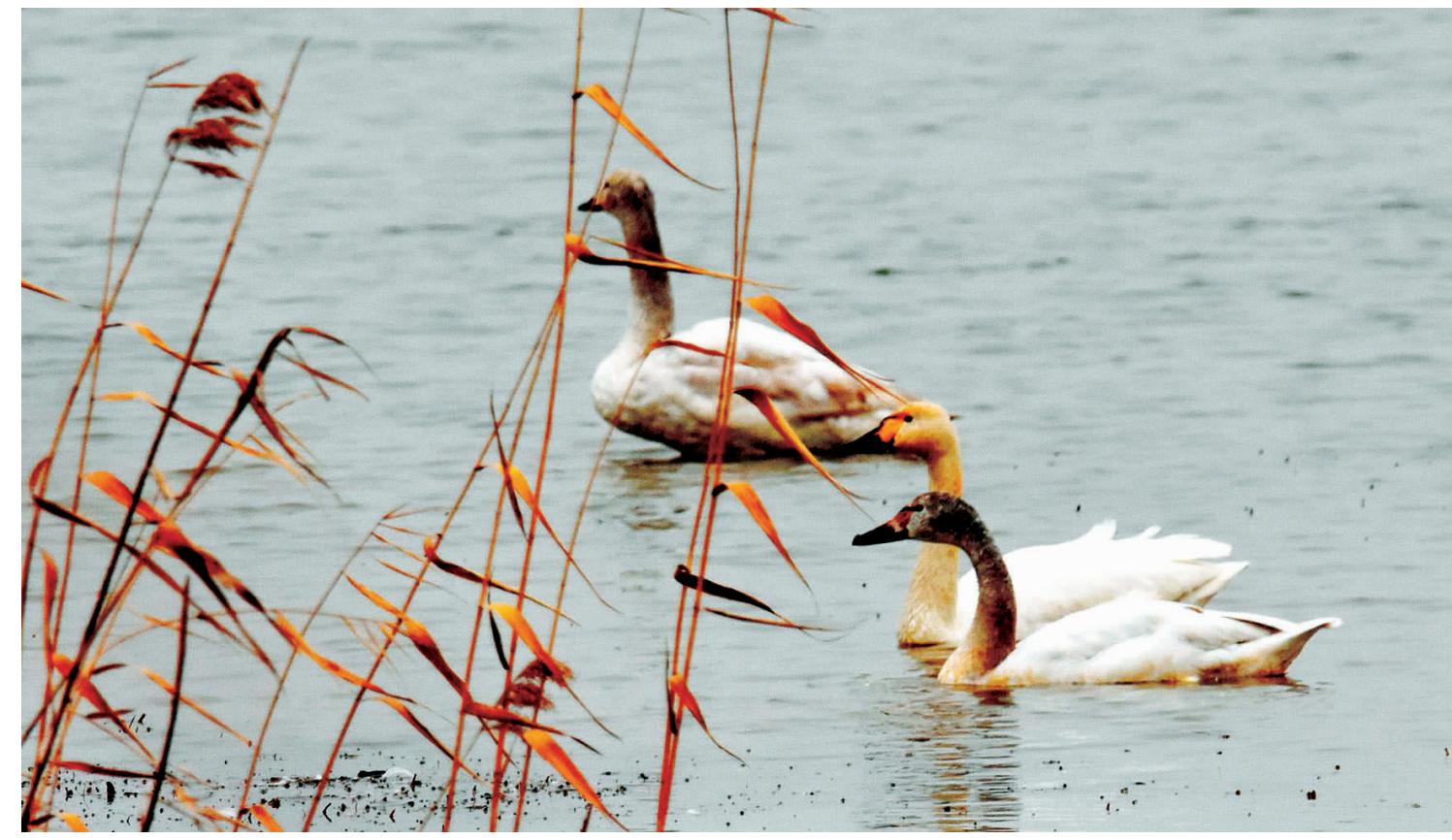
又香又甜的糖果,是儿时的最爱。糖果用米花和麦芽糖制成。“过完腊八,快生麦芽。”篮子里的麦芽儿,在眼巴巴的等待中,拱出嫩嫩生生的希望。麦芽儿长到寸许就可以熬糖了。熬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但一碗滚烫的麦芽糖水甜到骨髓,寒冷和困顿便像碗中腾起的热气转眼化为乌有。

炒米花用的米是糯米。糯米蒸熟,冷却掰散晒成阴米。将米放在有细沙的锅里炒成雪白的米花,等米花冷却变脆后,加入麦芽糖拌匀,或盛进木框内夯实切片,或直接捏成一团一团的,就成了甜甜脆脆的糖果。若粘糖果时放入炒熟去皮的花生米或葵花籽,那就叫一个香!

开年猪是腊八后最让人快乐的事情。一二百斤的肥猪,在一众人的围观和吆喝中被摁倒在并排的两条板凳上……不一会儿,厨房飘出的肉香在屋顶上蔓延;大黄狗叼着扔掉的猪骨头,趴在草垛下美美地啃食着……

村庄热闹起来,缕缕酒香从门缝里溢出。

“瞳瞳旭色腊日醺,醇醇乡韵盈柴门。佛粥碗碗辞日月,八宝粒粒迎新春。”腊八,是甜美的粥香,是渐浓的年味,是绵延的乡愁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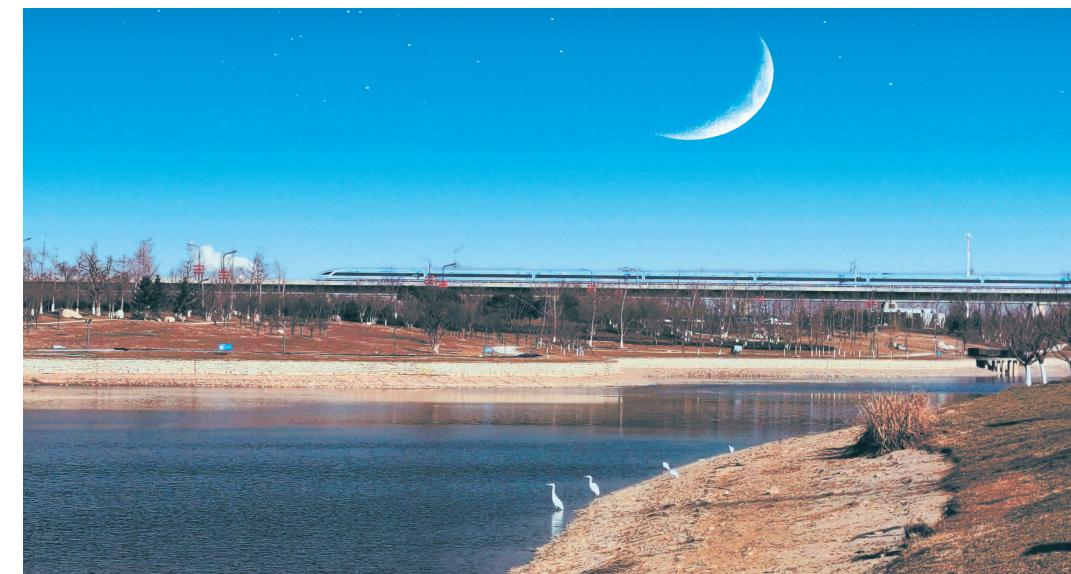


冬日野趣  
李陶 摄

## 腊八

徐晟

半月 许双福 摄



## 诗笺

## 捉阳光

■ 谢艳阳

这个冬日的阳光很温暖  
我想像捉蜻蜓一样  
捉住歌在树上的阳光  
跑过去,它却躺到房顶上  
取来木梯爬上房顶  
转身,阳光又停在了院子里

怎样才能捉住阳光呢  
拿了捕蝴蝶的网  
阳光却从网孔溜走  
用衣服扑过去  
阳光又从腋下躲开

怎样才能捉住阳光呢  
找来镜子,如来佛收妖那样  
把阳光关在屋子里  
嘿!我得赶紧找一只袋子  
把阳光装下  
放在爷爷的被窝里  
他的风湿关节痛就会轻点